

上甘嶺

陸柱國著



上 甘 嶺

陸柱國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东 四 头 条 胡 同 四 号

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字 数 : 79 千

开本 31''×43'' 1/32 印張 $3\frac{7}{8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40000

定价(5) 0.28 元

本 版 說 明

这一部小说是写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英雄连队在上甘岭打击敌人的故事。战士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发挥机智顽强的战斗精神，坚守阵地二十多天，到底把敌人打败了。这一仗打下来，全世界人都晓得有个上甘岭了。

黎明，半明半暗的光亮，斜射進了坑道口。連長張文貴迅速穿好衣服，在機槍子彈箱做成的洗臉盆里，洗了臉。以後，他迈了几步，走到坑道外面，伸展兩臂，挺起胸脯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濕潤的、稍帶寒冷的新鮮空氣。

秋天的早晨，陣地背後遠處的景色，簡直像一幅美麗的水彩畫：無窮無盡起伏連綿的山崗，到處是紅得像火一樣的楓葉，中間點綴着翠綠的馬尾松，和一種不知名的、葉子黃得像熟透了的橘子一樣的樹木。這几种顏色調配得十分勻稱。又輕又薄的朝霧，像潔白的絲手帕似的在這美麗的山谷中飄來飄去。當初升的太陽，把它那金黃色的光綫，撒在山頂上的時候，朝鮮的每一寸土地，都像彩色的綢緞一樣閃爍得耀眼了。

張文貴每天早晨都要站在坑道外面來看一看這朝鮮的景致，正像他年幼的時候，站在家門口看那集市上熱鬧的行人一樣。他身材高大粗壯，寬寬的前額上被戰爭和風霜深深地刻下了幾條皺紋。但這一切都掩蓋不住他那孩子般的天真。現在，他雙手插在褲兜里，身子微微向左右搖晃着，並且卷着舌頭，輕輕地學着鳥叫。

一只灰色的山雀飛到坑道外面一棵被炮彈炸斷了的短樹樁上。它扭動着紅色的脖子，唧唧喳喳地叫着，並警惕地、不時地看一看張文貴。後來，四顆迫擊炮彈一齊落在通往營部去的

交通溝旁，火光一閃，地面劇烈地震動了一下，那只小山雀顫抖着身子，馬上展開翅膀，一直向北飛去了。張文貴惋惜地看着那個灰色的點子，直到它飛進楓林里為止。然後，他才拍拍肩膀，摘下帽子，把上面的灰土彈下去。

自從進入坑道工事，幾個月來，連長張文貴感到自己的心境，變得和往常不一樣了。過去，他像個無憂無慮的孩子，除了行軍、作戰、整訓、練兵之外，他對於外界的其他事物，是不大留心的。最近幾個月來，他和他的連隊差不多整天呆在坑道里，只有夜間才能活動一下。看不見一間民房、一個朝鮮老鄉，甚至連太陽都很少看見。離他們幾百公尺的南邊，就是美國侵略軍的陣地。敵人每天向它們打炮，飛機每天在轟炸，陣地上除了交通溝和焦黑的彈坑之外，連一棵青草都很难找到。因此，任何平常的自然界現象和每一個小動物，現在他都感到新鮮、親切。前些日子，為了“反對細菌戰”，他從團部養的一窩小貓中間，抱了一只頭上帶有白斑的黑色小貓到坑道里，讓它“捉老鼠”；可是三天以前，這只小貓溜到山坡上曬太陽的時候，被敵人的一顆山炮彈打得連一只完整的腿都找不見了。為這件事情，張文貴的通訊員王繼保一直大罵了三天，張文貴暗地里也在罵。現在，連那個偶然飛過來的小山雀也被美國炮彈驚走了。他恨恨地吐了口唾沫，咕咕囔囔地低聲罵了一陣，一扭身子，又生氣地回到坑道里。

幾個在夜間到外面加修工事的戰士，剛回到坑道里不久。他們有的還在收拾身上的泥土，有的從木炭火盆上提下軍用水壺往飯碗里倒水喝，有的已經圍坐在草鋪上，把掛在牆上的豆

油灯拿下來，打起扑克來了。不用仔細看，張文貴就知道这四个人中間一定有全連出名的、最愛打扑克的刘才学和林茂田。

“唉！倒霉！第一張是二，第二張还是二，三張加起來是个七！”矮胖矮胖的战士刘才学每拿起一張牌，就用指头彈一下牌边，有些懊喪地說。他噙着一支粗大的卷烟，烟薰得他眯縫着眼睛，細細的兩道眉毛緊皺成一条綫。但，因为他还在拿牌，所以沒有机会把卷烟从嘴角取下來。

面孔微黑、眼睛大得出奇的机槍射手林茂田，手里边已經掌握了“大飛機”和几个A、K，他高兴得眉毛头都揚起來了。当他手里拿够十二張的时候，他就警惕地用一只手按住剩下的六張“底牌”对刘才学說：“你要‘分’吧，能打多少？”他曉得：如果刘才学的牌不好，那么对方一定要先拿起“底牌”再要“五十分”或“六十分”。刘才学就有这么个“賴”勁。

刘才学把手里的牌插了又插。最后狡猾地笑着說：“哈！我要个屁！沒有英文字，也沒有‘分’。和牌，和牌！”他一弯腰，把牌放在面前：“大家看，大家看！”

“我看看！我知道你的鬼多！”林茂田把自己的牌一合，把刘才学的牌一張一張攤开。最后，在一張“紅桃二”下面，翻出了一張“方塊K”。刘才学一看露了馬脚，赶快抓起六張“底牌”往自己的牌里一攪，站起來說：“不行，不行。該睡覺了！”

“睡覺？你要賴皮！这一盤非打到底不行！”林茂田臉也气紅了，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
刘才学剛扭身要逃走，被林茂田拉住了脚。刘才学呼一家伙倒在睡在他們旁边的排長身上。

二排長宋占方睡得正甜，被刘才学砸醒了。他側起身子坐起來。他是個既不會打撲克，又不會抽煙的人。他一看見刘才学的煙灰掉了他一被子，又看見滿床撲克。又好氣又好笑地說：“刘才学，你！你留點勁打仗不好嗎？”

刘才学知道排長這話說過去就算了。他趕快弄熄了煙卷，伸伸舌頭，向大家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從頭來吧。排長罵我一頓，你們難道還沒有消了氣嗎？”

連長張文貴坐在一個手榴彈箱子上。他側着頭，很感興趣地看着這兩個人。林茂田越是瞪眼睛，刘才学就越要“耍賴皮”。張文貴雖然沒有正式提倡過戰士們要打打鬧鬧，但他是十分高興打鬧說笑的。的確，戰士們如果整天規規矩矩、一聲不響地坐在坑道里，那還算什麼生活呢？

這個“甲號”坑道，像一個家庭一樣。頑皮的刘才学和容易發脾氣的、愛大聲嚷嚷的林茂田，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活躍人物。刘才学專門找空子說俏皮話，甚至不分什麼樣的場合。按照林茂田的說法，刘才学還是個“小賴皮”。林茂田發脾氣，也已經成了習慣，遇着不順眼的事情，他都要瞪起他特有的大眼睛，放大嗓門亂說一氣。他特別愛和刘才学吵鬧。可是他們兩個是最好的朋友：打撲克在一塊，睡覺挨在一塊，而且“捉舌頭”、“打活靶”，兩人也是寸步不離。

刘才学和林茂田的爭吵還沒有結束，電話鈴叮叮當當地響了。坐在鋪上的電話員抓起耳機聽了聽，說：“在——是，是！”就把耳機交給張文貴：“教導員和你說話。”

“‘一零九’號首長要到你那里去，你要注意！”教導員呂安

國的宏亮聲音拉得很長。以後他的聲音又低得僅能稍微聽到：“尽可能‘限制’他的活動！首長一到，馬上在電話上告訴我！”听這口音，大概是“一零九”號站在教導員的身邊。

“什麼？一零九號？”張文貴蹲在電話機旁，吃驚地問。

“就是！馬上從這裡動身。”

說實在話，張文貴很盼望師長到前沿來，但他又不願讓師長來。因為在前沿坑道中，要看一看上級首長，就能得到很多安慰與鼓舞；可是，前沿陣地是十分危險的。

“好吧！”張文貴急忙站起，搓了搓手。摸摸自己的下巴，鬍子還不到該刮的時候。他也知道戰士們是和他同一天刮的臉，但他仍不放心。於是，他命令通訊員：“王繼保，通知一排和前沿班，讓他們仔細檢查一下，看誰的鬍子長了，再刮一刮。馬上，師長就來看我們。”

坑道里在忙着檢查。正在和刘才學爭吵的林茂田，被当作“重點”指出來。他用濕手巾擦着下巴，塗上肥皂，氣忿地对理髮員說：“我这鬍子比青草長得還快！我和他們是一齊刮的臉，可現在就又能編成辮子了！”

刘才學接着說：“理髮員，你把他的鬍子一根一根都拔下來，往后不省點事嗎？”

理髮員正拿着刀子，笑了。林茂田狠狠地瞅了刘才學一眼：“刮過臉，咱們再算賬！”

現在，只剩下刘才學一個人孤零零地拿着撲克坐在那里。他俏皮地、然而又是小聲地問：“我沒有鬍子，怎麼刮呢？”

張文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可以不刮。可是有一點：師長來

了，你少說点俏皮話。你的心眼太多，累得你个子不長，連鬍子也不長了！”

林茂田“幸灾乐禍”地对着刘才学笑了笑。

“我保証不說——我現在‘过过关’吧！”刘才学一个人擺弄起他的扑克來了。

張文貴在坑道里走了一遍。他檢查了一下槍放的是否整齊，被子疊得是否端正，甚至連放火盆，挂油灯的地方都看了看。一切都很好。最后，他又仔細地收拾了一下在領袖像前的、插在“通化葡萄酒”瓶里的兩束楓叶和藍色的野菊花。那葡萄酒瓶，是他們几天以前慶祝祖國國慶時，喝完了酒，保存下的；那楓叶和野菊花，是軍部文工团几个女同志來前沿給战士們演唱時，獻給他們的。

一切都收拾好了。張文貴从皮挂包里掏出鏡子，照了照臉，走出坑道去迎接師長。当師長崔信偉还是团長的時候，張文貴給師長当过警衛員。師長最討厭他的下級骯骯髒髒去見他。一次，一个鬍子很長的營長去团部开会，崔信偉半开玩笑半認真地說：“警衛員，喊理髮員來，先給他刮一刮鬍子！”把那个營長說得很不好意思，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去見他了。有时候，張文貴偶然忘記扣脖子扣，崔信偉就要批評他：“你們这些警衛員，怎么总是吊兒郎當，游击習气！”所以，直到現在，每逢要和師長見面的時候，他总要使自己和連隊都更干淨漂亮些。

等了一会，仍沒有看到一个人影子。張文貴順着交通溝往前走去。在交通溝的一个轉弯处，迎面和師長碰上了。

師長累得滿头大汗，汗水順着略有几根灰白头髮的鬢角往

下流。他手里拄着一条作为手杖用的樹枝，警衛員替他拿着大衣。再后面，緊跟着一个措紅十字皮包的衛生員。

張文貴举手敬礼，師長來不及还礼就伸出手來和他握手：“你在这里幹什么？”

“等首長來。”

“以后不要这样，沒有必要，不必在外面來回走。你的陣地我已經很熟悉了。”崔信偉双手放在“手杖”上，略微喘了几口气。

“是！走吧，不远就到了！”

“走吧！这个山可真不容易爬。偏偏又遇着这么个警衛員——不讓我在路上休息！”

当他們來到坑道口的时候，師長停下了。

“張文貴，你看，‘我們進坑道，祖國見太陽。’这对联是誰寫的？我一个多月沒來，你們的坑道連对联都有了！”

張文貴看了看坑道口旁边石壁上刻的几个字，回答：“是我們指導員想的，五班战士刘才学刻的。”

“你們指導員不是最近負伤了嗎？他現在怎样？有信來嗎？”

“有信來。他說住医院簡直憋得像关禁閉一样的难受。現在副指導員在家——就是原先的一排長王洪远，剛提升起來。”

“啊！頂上那几个字——‘陣地为家’——刻的有些小了。橫額應該稍大一些。”

“是小一点，沒有經驗。首長請進去吧！”

战士們靠着坑道一边排成了一列橫隊。二排長宋占方喊了个“立正”，战士們像在操場上一样咋的一声，把脚跟碰得發响。

“隨便坐吧，隨便坐吧。这真像檢閱。有的人才刮了臉。張

文貴，是不是因为我要來了，你們才特意刮了鬍子？”師長滿意地笑着問。

張文貴笑了笑沒有回答。

“隨便坐吧！”師長又吩咐了一聲，二排長才讓戰士們解散了。

張文貴給師長搬了個手榴彈箱子，又趕快向營里報告了首長已經到來。崔信偉沒有立即坐下，他很感興趣地拿起那兩束楓葉看了看說：“快枯了！下次我再來的時候，給你們帶點新鮮的。不過，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能再來。你們有人到後面作什麼的話，可以多帶一些。前邊陣地不能和後邊比，光得像禿子頭！”

“禿子頭總還會有幾根頭髮，這裡連一根草毛都看不見！”劉才學接着說。他總是不能忘記他的俏皮話。

“師長，休息休息吧！”張文貴說着又親自端過一杯開水來。

、“好吧！你們生活怎樣？”師長坐下來，一邊擦汗一邊問。

“很好！好極了！我們的炊事班也真能幹。餃子、包子、油餅……一天一個樣。今天早飯是油條、麵條湯。首長就在這裡吃吧！你看一看我們炊事班長王永福的手藝！”張文貴十分得意地回答。

“吃的很好，就是煙少一點。不夠吸。”劉才學有些難為情地說。他正在捲煙呢。

“煙少！紙煙公司跟着你，也不夠你抽！首長，不抽煙的人把煙都集中起來給他，也不夠他抽。整天抽，整天抽，把指頭都薰黑了。晚上小部隊活動，他爬到敵人的眼皮下，還抽煙呢！”

林茂田帶着諷刺的神氣說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！”刘才学想辯駁也無法辯駁。戰士們都笑了。

“是嗎？刘才学。再这样子可不行啊！我下命令禁止你。”師長也笑着說。刘才学的臉一紅，剛卷好的一支烟也不敢抽了。

“張文貴，你領我到觀察所去看看。警衛員，把望遠鏡給我。你們不要上去了。”

觀察所可以从坑道里直接走上去。从觀察所里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我們陣地最前沿。我們的交通溝、火力点，就像看自己手掌上的紋路一样清楚。師長看了兩分鐘光景，放下望遠鏡，就地坐在一塊石头上。

“張文貴，你知道我來这里的用意嗎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張文貴天真地看了看師長，稍想了一想坦率地回答。

“我不是單純來檢查你的交通溝，也不是來这里随便看看。当師長的，如果每个連每个連这样來看的話，累死我也办不到。我問你，敌人准备進攻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恐怕不是一般的進攻。他們整師整師的往这一帶調動兵力。光是我們能看到的，前后有一万多輛卡車的彈藥运到这里。”

“是啊！敌人的直升飛機就在对面降落过四次！”

“那是范佛里特、李承晚親自來看地形，來看進攻我們的道路！他們准备了几個月，准备要拿你們这个陣地。”

“首長放心，我們不会把陣地交給他們！”

“当然不能交給他們。可是敌人集中那么大的兵力，進攻这么一点地方，我們不能把整營整團的部隊放在这个山頂上。这

要憑我們的少數部隊來堵住他，還要把敵人的有生力量消滅在這裡。戰鬥如果打起來，恐怕會無比的殘酷，時間可能拖得很長很長。你要在精神上準備經受這次考驗。打仗不是說話，這一小塊地方要負擔成千成萬噸的鋼鐵！”

“首長，我們事先討論過，我們有決心堅持下去！我們知道這個陣地不是一般的陣地，這是中綫戰場的制高點。守住它，可以保障東、西兩綫的安全；可以控制面前幾十里之內的敵人活動。如果我們的陣地丟掉了，敵人會以這個陣地為立足點，奪取我們背後的主峯。如果敵人奪取了我們的主峯，就深入我們的背後，我們整個戰綫就都要受到很大影響。”

“張文貴，敵人不僅想要占去這個重要的陣地。他們企圖在這裡使用軍事壓力，強迫我們在開城的會議上向他們屈服；敵人想拿下這個陣地，作為在聯合國大會上向他們的僕從國家勒索炮灰的本錢，好擴大侵略戰爭。如果，我們在這裡打不好，我們全志願軍都要在祖國面前丟臉，在世界人民面前丟臉！張文貴，什麼叫保衛世界和平，對你來說，保衛這個陣地，就是保衛世界和平！不要認為這只是個光禿禿的山頭，我們的防綫、朝鮮人民的土地就是一個小山頭一個小山頭，加在一塊形成的！”

張文貴陪同師長下去的時候，一堆戰士正在閒談呢。那個劉才學拿着卷煙，兩隻手不斷揮舞着，輕聲說：“我敢保證，一定要打仗了。要不，師長親自跑到這裡幹什麼呢？”

師長聽見了，他看了看張文貴。張文貴笑着點點頭。

劉才學一看見首長，馬上不吭聲了。

“你們在談什麼呀？讓我听听！”師長看着劉才學的面孔。

“沒談什麼，首長。”劉才學急忙回答。“我們聽說，祖國慰問團不是要來了嗎？這一次可不知道給我們帶來什麼東西。”

“煙！”師長幽默地說，“你只知道向祖國要東西，你給祖國些什麼呢？”

“打仗！首長，我問個問題好吧？”

“問吧！”

“什麼時候，才打太仗呢？真是！悶在洞里幾個月，除了打個冷槍、摸個哨兵以外，什麼都沒有做。可是，整個前綫，有些部隊光打勝仗。這裡消滅一個連，那裡消滅一個排。我們能不活動活動嗎？”

“要打，要打。你把你的槍擦好等着吧！”

沒有等到吃早飯，師長檢查了一下坑道里的彈藥、糧食，就逼着張文貴領他到前沿班去。張文貴本來是要阻攔師長的，但是，他知道師長說什麼就是什麼，從他當警衛員的時候起，無論在什麼樣的危險情況下，他都沒有能夠勸說住師長一次。

“張文貴同志，現在我們不是‘大踏步的前進、大踏步的後退’的時候了。我們就站在这條堅固的戰綫上，和敵人比賽意志、比賽技術，而且還要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和他們比一比鋼鐵！”

他們走出坑道口，踏着已經被炮火打焦了的土地，快步地順着交通溝往前走。

冷風卷着剛剛爆炸過的炮彈煙，迎面撲來。志願軍入朝後的第三個冬天，快要來了！

二

一个多月以前，上級動員部隊準備粉碎敵人可能發動的“秋季攻勢”。張文貴曾在團部的連以上幹部會上討論了幾天，並領導全連戰士長期地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。但，自從師長親到前沿陣地，和他談話之後，他的思想更加激動起來。難道說師長不會把他喊到師指揮所和他談嗎？為什麼這個上了年紀的高級幹部，要冒着很大危險，親自跑到他的連里來呢？師長的每一句話，都包含着對張文貴的擔心、信任、希望與鼓勵。每逢想到師長的談話，張文貴就感到既興奮，又擔心。興奮的是：在敵人的大規模的進攻中，他和他的連隊可以取得巨大的勝利和榮譽；這種勝利和榮譽，是他時時刻刻都在希望着獲得的。擔心的是：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中，他和他的連隊將會遭到難以想像的殘酷的考驗；這種考驗也是他過去所沒有經受過的。強烈的榮譽心和責任心，使得這個年輕、勇敢、單純的連長連覺都睡不好了。

夜里，張文貴到坑道外面檢查崗哨的次數加多了。每一次到外面去，差不多總要聽到從東、西兩側傳來重炮的排射聲和隱約的手榴彈聲。每天，營里都在傳達着友鄰部隊新的勝利消息。作戰地圖上，有很多標志着敵人陣地的小藍旗，已經換成我們的小紅旗了。兩側的部隊不斷地進行反擊；可是張文貴連隊的陣地却在沉默着。

友鄰的炮聲和勝利消息，張文貴很自然地把它和師長的談話聯系在一起：顯然，為了就要到來的上甘嶺戰鬥，現在已經開始從側面打擊敵人，以便減輕他們將來施于上甘嶺的壓力。

張文貴每天醒得更早了。差不多早晨三點鐘的時候，他就要起床到外面去看一看、聽一聽，因為敵人一般都是在早晨發起攻擊的。敵人每天仍和過去一樣往陣地上不斷打炮。張文貴想從敵人每一排炮彈的爆炸聲中，去尋找敵人攻擊的征候。然而，一天一天地過去了，戰綫仍然是平靜的。這種明明知道敵人要進攻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進攻的心情，是很折磨人的。張文貴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。有時候他還無意識地模倣着師長的样子：背着雙手，微皺眉頭，在坑道外慢慢地來回走一走；有時候，他又覺得這種焦急的情緒是非常可笑的。

自從師長到前沿坑道視察之後，團長張凱又到張文貴的連里來過兩次。每一個單人掩體和機槍位置，團長都一一的親自加以檢查。

坑道里儲存的手榴彈，大部分都擰開蓋子了；交通溝、單人掩體、火力點又檢查過十幾次了，可是敵人還沒有來進攻。

一個星期以後。從天亮開始，敵人的飛機就開始了輪番轟炸，一直轟炸了兩天。僅張文貴一連人所扼守的几个小山包就落了四百多枚炸彈。至于飛機上打下來的火箭炮彈和機關槍彈則是無法統計的。

山頂上通往各火力點的交通溝，像斷了的綫一樣，一截一截的。單人掩體有很多已經被炸彈坑代替了。

在第二天轟炸後的晚上。戰場上非常沉靜，甚至于連敵人